

# 忆方增瑞

■俞光

增瑞兄去世已有九个月,但他的音容笑貌仍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。

记得去年8月27日,惊悉他去世,我连夜在“瑞中老同学”微信群里发了《悼增瑞兄》:“天公无情,人生苦短!你天资聪颖,才华横溢,琴棋书画,件件皆通。你的作品,扬名海内,其背后是你的辛勤付出!你送我甲骨文写的‘唯此心相交,方能成其久远’的匾额,铭记着我们的友情!增瑞兄,一路走好!”以表示自己痛失好友之情。

增瑞兄生于1945年,与我同年;我们都在县城大沙堤长大,可谓同里;我们又是瑞安中学、浙江大学(当年他在杭大,我在浙大,后来杭大并入浙大)同学,可称同窗,故我们是“三同”老友。

上世纪60年代初,国家困难,吃不饱是常态。他母亲在大沙堤食堂当炊事员,每当我去食堂吃饭时,老人家总是笑脸相迎,关怀备至,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她那慈祥的目光。

1961年,我们读高一,学校举办朗诵比赛。在教语文的贺金凤老师的组织下,我们作为班级的代表参赛。他参赛的作品是叶挺的《囚歌》,我则是高尔基的《海燕》。比赛结果,他发挥出色,得了第一名,初显他的艺术才华;而我则临场紧张,名落孙山。我在为他庆贺的同时,也为自己的无能而懊悔,总觉得辜负贺老师对我的厚爱。贺老师不仅亲自为我选定了参赛的文章,还多次把我叫到办公室,教我读音,掌握音调,如何抑扬顿挫,如何表达感情。可是一上台,下面一鼓掌,紧张得大脑一片空白,其结果可想而知。后来贺老师调走了,至今也不知她在何方,真的好想您,贺老师!

在60年代中期的大学期间,我们在杭州的同窗瑞中老同学,虽然大家分散在不同的学校,但到了星期天,大家就相约在一起,几乎跑遍了杭州的山山水水,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。大学毕业后,我分配到青田水泥厂,他则分配到瑞安远东蛋品厂。



1965年初中同班同学在杭州合影,前、后排右一分别为方增瑞和作者。

在那里,他遇到了自己的知音,一位来自平阳的美丽姑娘成为他的另一半,两人从此携手。他也逐渐成长,后来成为副厂长,为这家瑞安重点企业的发展作出贡献。

70年代后期,为了摆脱夫妻长期分居两地的困境,我努力争取调回家乡。由于我长期在外地工作,在瑞安人生地不熟,调动之事十分艰难。他就通过杭大的同学,找到其在县人事部门工作的姐姐,为我的调动开了绿灯。在像他一样的好几位亲友的共同帮助下,我才调回家乡,才有了我的今天。

90年代以后,他过得很是不易。不仅夫妻双双下岗,而且老母亲患老年痴呆症,日常生活不能自理。他幼年丧父,是家里的独子,照顾老母亲的重任便都压在夫妻俩身上。老母亲经常外出,不知回家,他就常常跑遍大街小巷,四处寻人。找回来后,吃药喂饭,悉心护理,甚是孝敬。个中艰辛,一言难尽,直到老人家仙逝。

进入新世纪,我们都各自退下来,安度晚年。由于外孙女要去北京上幼儿园,而夫人退休后留用脱不开身,我便独自到北京帮忙。一帮就是九年,直至外孙女上了初中,我才光荣完成任务回到瑞安。期间我每次回家时,总是要到增瑞家小坐,一则探望老友,二则打听其他老同学的近况,他家成了我的“情报站”。我把自己近年出版的书籍请他指正,他也让我欣赏他精心

制作的各种乐器。他谦虚地说:“你写的都是经典之作,我做的则是雕虫小技。”其实,“雕虫小技”可不简单,他能用破壶做出葫芦丝,能用竹管做成箫笛,能将竹筒变出二胡,构思之奇,手段之巧,令我自叹不如。

这时他的艺术才华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,吹奏弹拉,件件得心应手,他和夫人也成了各种演出活动的常客。他吹箫,夫人拉二胡的照片,成了他微信的头像。他还多次邀请我们夫妻俩观看他们的演出,美妙宏阔的交响乐声、气势磅礴的场景,令人久久难忘。这应该是一生中最开心的一段时光。

2010年后,他把自己的兴趣转移到甲骨文书法,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。为表现数千年前甲骨文古老、沧桑的美,他除了用枯笔墨书写外,还试着在龟甲、兽骨上刻,用枯树干粘帖,用香头烫写,用电烙烙字等进行创作。2011年,他以在龟甲和牛骨上刻甲骨文的作品,参加孙诒让全国甲骨文书法大赛并获奖。还有作品获首届全国书画小品大赛三等奖、入选2015年首届纽约中国书画国际邀请展、今造古典—14东京国际甲骨文书法展、当代甲骨文书法上海邀请展等。他还担任中国甲骨文学会理事、中国甲骨文书法艺术研究会会员、浙江省甲骨文学会会员、瑞安市甲骨文学会副会长等职。

在这些耀眼的成绩背后,是他超乎寻常的辛勤付出。2010年后,他的夫人中风,抢救过来后经长期康复治疗,总算能说话,生活也基本能自理。但是到了2021年春节,在广东儿子家里,夫人再次中风,虽竭力抢救,终归无效。痛失爱妻后,他悲痛万分,于是留须蓄发。许多人对此不解,而我深知,此乃对其亡妻深深的眷恋之情,“自古多情空余恨”“此恨绵绵无绝期”。在日夜煎熬之下,他的身体每况愈下,两年后,也撒手人寰。

增瑞兄,但愿你在天堂夫唱妇随、比翼双飞、相濡以沫、相伴不离!

# 海上仙人山 风吹石头房

■黄选坚

四月过后,北麂岛周边的海域渐渐热闹起来,开始是零星的几只,后来是一群群白肚褐翅的海鸟从大海深处飞翔而来,穿过繁春潮湿的雾气,在北麂岛的岩礁上、桅杆上、浮标上停栖。在波浪平缓的时候,海鸟清脆的叫声甚至盖过大海波涛,它们从南海或者更远的地方越洋而来,旅居于此,就像我旅居于岛上。它们不知疲惫地飞翔,依然像燕子一样的轻盈,偶尔几声鸣叫,也像是对岛上人们的招呼致意,让寂静的海岛平添了许多的生气。

我和“老北麂”方成走在环岛路上,方成问我想不想看千鸟翔集的壮观,我说怎么看,方成就跑到路边捡了一块小石子,用力在避风港里甩出一串漂亮的水漂,海鸟受惊,齐扑扑地飞起,掠过避风港,像是一片灰云腾起,又立即降下,散落到海波上。方成就呵呵大笑:这个方法简单吧?

方成的村就在灯塔下面,建在山岙里,叫立公村,但北麂人都叫这个地方为校场,据说在明末清初,郑成功部将郑国胜为反清复明,曾屯兵在校场,算是岛上历史底蕴比较深厚的地方了。北麂本岛共有四个村,除了立公外,依次为海利、东联、壳菜岙,都是顺着靠海码头而建的。2015年,北麂投资2亿多元的避风港建成使用,可容纳400人的渡轮随即开通,旅游业成为了北麂拳头产业,让地处避风港内的海利、东联两村受益良多,农家乐、渔家乐随之如雨后春笋,每家的生意都很红火。这让“村一把手”方成很是心急,他每天看着校场上那整齐的石头房,在夕阳里孤独而落寞,少年朋友们都去了大陆,石头房里越来越空寂,整个村庄来来往往也就几位老人,于是在他欢快的笑声下面总会藏着一丝忧虑。

我也很喜欢这些石头房,北麂岛上的建筑都是这种石头房,石头采自十里外的洞头岛,都是打磨方正的花岗岩,房屋面海沿山而建,屋顶是瓦,瓦上再压石头,这是怕台风刮走瓦片,岛上没有高大的建筑,甚至没有高大的树。刚到北麂的时候,我特别不习惯夜晚的到来,海岛的夜

晚安静,没有汽车的声响,没有霓虹闪耀,无处不在的浪涛在黑暗里冲刷,风吹过没有遮拦的岛屿,从瓦片、石头缝隙间发出的呜呜音,像是凭空而来,我的宿舍正处于风口,每天就要被风在耳边呼唤千百次。到了白天,走在高低不平的石头小巷里,阳光直射下来,我的脸就迅速从白晰变成黝黑,乡政府厨房大姐就说我像“变色龙”,三天就可以一变,岛上人几乎没有白晰的,即便回到大陆再过来,脸色也是亘古不变,这大概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。

每天穿梭在这些石头房里,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快乐,我从立公村有些残破的石头房走到海利村气派的石头联屋,再走过壳菜岙村设计精巧的石头拱门,转角,就像是看一部海岛的生活史。有人说建筑是凝固的诗,北麂的石头房就是让人看得见海岛叙事诗。在灰白的石头房顶上,那些北麂岛上的野生肉肉就悄然生长开来,特别是一种叫仙人指甲的,其实就是垂盘草,景天科的。到了四月,在石缝、水沟边长出红的茎,葱翠的肉叶,然后开出细碎的花,无数的花合成硕大的花伞;在屋瓦上,更是如一层黄灿灿的绒毛,和黑的瓦,褚的石,在渔村梯形的石头屋顶上纠缠、变幻,每次路过都忍不住停下脚步欣赏一会。有时候我会想,如果在每处屋顶都洒上仙人指甲的种子,来年渔村的夏天该有多么鲜艳,草色成画。

天气慢慢转暖,除了渔民外,来北麂岛的游客也多了起来,夜晚满天的星光下,丁香坦老街的鱼肉香味渐渐弥漫,平时沉默寡言的渔民们,酒桌上开始打开话匣子,瑞安本土话夹杂着几句闽南语,讲述着建造岛上一千多间独具特色的石头房时,到洞头去运船的艰辛,讲述着上世纪八十年代岛上无水,军民一起找水同舟共济的故事,讲述着九十年代几百艘渔船齐聚,北麂被称为“小香港”的辉煌。时代的更迭,渔民心中的潮涨潮落,有些话就着酒,仿佛带着武侠小说里那种落魄江湖的懒散倦意。说着说着,夜变深沉了,渔民们散去,风声渐渐充塞了整个北麂的夜晚。

# 行者桂顺

■饶道庆

在中国古代小说中,有两个名头很大、名号很响的叫“行者”的人物:《水浒传》中的武松武行者、《西游记》中的孙悟空行者。武行者有点名不副实,主要是为了躲避官府缉捕,不得已穿上头陀的衣服,做个行者。而孙悟空则没有辜负师父给他起的这个混名,作为一个皈依佛门的弟子,他广游四方,保护三藏去西天取经,师徒四人再加上一匹白龙马,共同踏上漫漫西游路。

行者,行在世者,用双脚行走在大地上的人——《上望往事》卷二的行旅故事,塑造了一个行者桂顺的形象。

在我的印象中,桂顺是个不安分的人,好动,爱折腾,精力充沛,满怀热情,脑袋里的许多奇思妙想总能自己动手把它做出来,书本上读到的、电影里看到的好多情景总要亲临其境去体验、印证,于是,我们看到了一个古老格言——“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”的现代践行者;我们看到了一个经典形象——骑着骠骑得到到处行侠的中国版骑士。

是什么促使桂顺不知疲倦、不畏艰难地行走、奔跑呢?对远方的渴望、对未知的探索,对世界永远充满好奇心,对生活始终充满激情,再加上充沛的精力和浓浓的温情,这就是桂顺不停行走和奔跑的内在动力。

生命旅程中有个抒情时代,抒情时代



也就是青春,桂顺的行旅故事是一部青春叙事诗,是对个体生命“抒情态度”的一种书写。青春无关年龄,人的一生都可以保有这种生态势,即抒情态度。

在刚刚进入大学读书的那个年代,在刚刚开始独立旅行的那个年龄,有三部小说相继吸引我去阅读,起先仅仅是因为三个书名(标题)击中了我:《十八岁出门远行》(余华)、《生活在别处》(米兰·昆德拉)、《在路上》(杰克·凯鲁亚克)。这三个题目特别贴合那个年龄那个时期的生态势和精神状态——就是抒情态度。三部小说本身的故事内涵可以暂且不顾,这三个题目恰好构筑了我心中行走的梦想:人生总有一个远行的起始,不管十八岁,

还是十五岁;我们总想从现实中逃跑,生活在别处,因为真正的生活在别处;行走,永远在路上,不会停息,没有终点。在桂顺的行旅故事中,同样可以提炼出这三个标题。

行走的人是幸福的,这幸福又是多重的,我在桂顺的行旅故事中看到三重幸福:心中存有旅行的梦想,世界这么大,我要去看看——这是第一重幸福。循着梦想绘就的路线,一站一站逐梦而行,无问东西南北,不管天高地远——这是第二重幸福。用文字码起足迹,用叙述记录行旅——这是第三重幸福。桂顺用自己温暖的文字所描绘的行旅故事,把这种幸福传递给了同样有着行走梦想的人,熟悉的,陌生的,就像他所崇拜的海子所写的,“告诉他们我的幸福/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/我将告诉每一个人”。

一个行者,总是望着远方,总是不停息地奔跑在追梦的路上;一个行者,不会停留在一个起点,而总是不断出发,奔向一个个新的目标;一个行者,不会停止阅读与思考,总是在精神上坚持不懈地追求,对自身永无止境地超越。

做一个行者,桂顺正在行走中做着,旅途还在延伸……

做一个行者,永远在路上……

# 我们忘了朴素对待世界

■谢钦巨



我们撑开双臂想抱紧更大空间  
我们高歌朝着向往的高峰攀登  
我们似乎在编织一张自己的网

但这网中有什么呢?  
你不曾静下来迎晶莹露珠  
你不曾轻嗅山谷细腻暗香  
甚至都没发现父母沉重的脚步

这个世界像一张巨网  
无论怎样你皆在网中  
我们应承认自己的平凡和渺小

如同雨水轻轻滴落在残荷上  
四处飞溅又慢慢成圆滚滚去  
我们细察这飞溅和滚动声吗?  
这亦是我们在生命的朴素世界

## “讲文明 树新风”公益广告

# 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游 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



瑞安市委宣传部  
瑞安融媒体中心宣  
瑞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中心